

泰戈尔与《吉檀迦利》

吴思梦 201221345

摘要：“吉檀迦利”是印度语中“献歌”的意思，即献给神的诗歌。敬仰神、渴求与神结合是该诗集的一个基本主题，但是《吉檀迦利》又不是一般意义的宗教颂神诗，在这诗的世界里，有清新绚丽、变幻多姿的自然景观，有美妙神奇的彼岸世界的玄想，又记录着现实生命的体验，人世的欢乐与悲哀。既具圣徒的虔诚高洁，更不乏凡人的亲情爱心。而这一切既是诗人广博而细致、丰富又复杂的内心世界的表露，又处处展现着诗歌美的极致

关键词：宗教、家乡、旅行

泰戈尔的宗教思想，受印度古代奥义书的影响至大至深。可以说，泰戈尔的宗教思想是以奥义书为本的。他在少年时代就已熟悉奥义书。他在自己的宗教著述中多次引用奥义书中的诗行。他最常引用的奥义书是《伊莎奥义》。例如，他十分喜欢《伊莎奥义》中关于梵的特点的几句话：“它动。它不动。它在远方。它在近处。它在万有之内。它在万有之外”。奥义书的核心思想“梵我一如”，成为泰戈尔认识人与宇宙关系的根本指导思想，也是他世界观最基本最核心部分。奥义书的核心思想认为，万有同源，皆出于梵。它又认为，万有一如，皆归于梵。换言之，梵是宇宙的最高本质和最高实在。宇宙万物皆派生于梵，存在于梵，统一于梵。自然、社会和人都不过是这一宇宙精神的显现，是其存在的不同形式。在《缤纷集》中，他第一次提出“生命之神”观念。泰戈尔理解的梵究竟是什么呢？诗人在其发表于美国的著名讲演《什么是艺术》中说：“西方可能相信人的灵魂，然而它并不真正相信宇宙有一个灵魂。这是东方的信仰，而东方对人类的全部精神贡献都充满了这一理念。”他还说，“我们相信这一宇宙灵魂”。通俗地讲，按照诗人的解释，梵就是宇宙灵魂，就是宇宙精神，就是“无限”，就是God，也就是神。在他的诗歌中，梵不是抽象的形式，而是以有形的形式出现的。他在《吉檀迦利》中写道：“梵就是树木、种子和幼芽，梵就是花朵、果实和树荫，梵就是太阳、光明和被光明照亮的东西。梵无所不在，世界上的男女都是梵的形相。”在泰戈尔看来，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梵的显现，或者说，是梵的表现形式；梵潜居于万事万物之中。同时，泰戈尔对神的虔诚是和对生活、国家与人民的爱融合在一起的。

诺瓦利斯说，哲学就是怀着永恒的乡愁寻找家园。从泰戈尔的《吉檀迦利》这里，我们深切体味到这种致命的乡愁与致命的寻找：泰戈尔自己，永远属于印度，在他身上流淌的是对印度民族和印度人民的深厚感情，充沛于字里行间，读来总有一种家园的依恋，倍感亲切。

在谢冰心翻译的诗集前记里这样写道：“吉檀迦利就是印度语‘献诗’的意思，我们似乎听得到那繁密的雨点，闻得到那浓郁的花香。”在人们的印象之中，泰戈尔是以伟大的‘歌手和哲人’的双重身份出现的，恰如《吉檀迦利》的主人公“我”之凝重深情。“我”性格内省慎思，反过来映衬了诗人兼哲人的泰戈尔的三种不同气质：对宗教的笃信、对艺术的敏感、对实际工作的精明善断。

另一方面，《吉檀迦利》中“他”的形象是复杂的，包括生活和自然，包括祖国和大地，是朋友，是老人，是尊者，是智慧，是上帝，是信仰，是生命之神！“在这暴风雨的夜晚你还在外面作爱的旅行吗？我的朋友？”博爱，因为情深，正如艾青诗歌所言，‘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，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’。诗人善于使用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化为具体的形象，特别是博大深情的意象，进而鲜明了“我”和“他”的形象特征。

“只让我的生命简单正直像一支苇笛，让你来吹出音乐。”“离你最近的地方，路途最远，最简单的音调需要最艰苦的练习。”‘我’饱含深情，热爱国家热爱山川，热爱丛树繁花，怀着虔诚的期待与‘他’相逢，希冀着最美妙的音乐。“我生活在和他相会的希望中，但这相会的日子还没有来到。”然而，‘我’却依旧一往深情地等待着。

“那是你的话语，要在我的每一鸟巢中生翼发声，你的音乐，要在我林丛繁华中盛开怒放！”在‘我’的心中，真善美是执着的追求；在‘他’的彼岸，博爱至终极归宿。博爱的精神种子一旦发芽，美好的愿景就终将会实现，“与他相会的日子终将会来到”。

上善若水，水之朴素是思想的最高境界。泰戈尔善于用朴素朴实的形式表现丰富深刻的内涵，诗人感受到一种朴实的美。“一轮孤月下一棵孤独的树，孤独地守候着心灵月亮的树”，正与鲍鹏山形容庄子守候内心精神相似，泰戈尔笔下的‘我’朴素无华，纯净清澈如自然。

“林野住了歌声，家家闭户。在这冷寂的街上，你是孤独的行人。”“我看见你站在我身旁，我的睡眠沐浴在你微笑旨在。”多么朴素的字眼，读来亲切至极。一语天然万古新，平淡朴素正如花香一般，愈淡愈能持久，愈能够经受得住时间的淘洗和检验，如微笑、生命之神、美好的祝福、爱的愿景等等，让人心底油然而生一种敬畏之情。朴素的思想背后却是深刻的哲理，生命之肃穆，自然之轮转，旅途之寂寞，爱的孤独……引人深思。在主人公‘我’的世界里，一切犹如台湾作家琦君笔下的“那云雾之中，星点之下，月影之侧的空中楼阁”一样，浪漫清新，纯美之至。“你是阳光照射到我的地上，把我的眼泪、叹息和歌曲变成云彩。”“它是那样的轻柔，那样的飘扬温软，含泪而黯淡。”浪漫的情怀仿佛为诗添上了想象的翅膀，远远地仰望……奥尔珂德在《小妇人》中说：“眼因多流泪水而愈益清明，心因饱经忧患而愈益温厚。”泰翁笔下的《吉檀迦利》不只是一部献诗，更是浓缩了诗人一生之深厚情感的结晶。眼泪的清明，内心的温厚，主人公“我”和“他”的形象是那样深情而令人感动。

博爱的美，朴素的美，浪漫的美，“我”是执著的追寻者，“他”是和蔼的指路人。